



實驗教育は難しく、原住民族實驗教育はさらに難しい
 Aborigi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s Not Easier Than the Gener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文・圖 | 陳枝烈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實驗教育不容易，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更不容易

國內 實施實驗教育之歷史久遠，早期雖有不少師資培育機構附設之實驗中小學，但像近兩年來有相當多的校數並以學校整體為範圍所進行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則不多見。這一波實驗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其實是源於2014年「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的通過。然而此波實驗教育之發展更具意義的是原住民族教育實驗計畫的誕生。

實驗教育的推動並不容易

依據實驗教育條例規定，凡是申請實驗教育應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度、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育。它不是僅以某一學科領域、教學方法或行政組織之變革的實驗，而是以整體學校為範圍所進行的實驗計畫。

基於前述，若學校要申請實驗教育計畫則必需思考縣市政府所應提供的資源、增加的行政事務，以及因推動實驗教育對校長與老師所增加的行政業務、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成長等繁重的負擔，當然也包含因為實驗教育增進學生學習成長所帶來的喜悅，且要徵得家長同意。但就筆者第一年所見的情況，行政機關與申請學校對這部分的思考多尚欠缺，可見實驗教育的推動是複雜、嚴肅與不容易的。

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的準備與困難

對原住民族地區的學校而言，推動民族教育實驗計畫的複雜度與困難度更甚於一般學校。因「民族教育實驗計畫」是前所未有之計畫，光是對其界定及其相關的發展事項與策略均缺乏過去經驗可參考。再者，因其必需兼顧提升學生基本能力與民族文化認同之雙重目標，故民族教育實驗計畫在課程設計上就必需講求雙文化內涵（一般社會的文化與民族文化）。當課程採取雙文化內涵設計時，就必需面對課程結構的變

依據實驗教育條例規定，凡是申請實驗教育應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度、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育。



革、課程時間的調整、一般教育課程與民族文化課程的發展、課程實施與評鑑等繁複的事務。

茲以發展民族文化課程為例，一般教育在發展國語科課綱與教材時，即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今多數實驗學校的民族文化課程節數比國語科的節數多，加上這些課程幾乎是客製化的，其工作有：1. 確定民族文化課程所應涵蓋的知識，教師們分組到部落進行田野調查並彙整調查內容；2. 依傳統文化特性與學生身心發展判斷各種文化知識的實施年級；3. 研訂出所有文化知識的課程主題，成為六個年級所要教學的主題；4. 全校老師分別進行各主題教學活動之撰寫，撰寫時還得同時做田野；5. 全校老師一起研討所有主題教學活動內容的適切性。綜上所述，就可了解推動民族教育實驗計畫的課程事務，確實是繁複且不容易的。

教師專業成長的任務亦不容易

推動民族教育實驗計畫另一項不容易的是教師專業成長的任務，若要達成實驗教育目標，教師教學理念與方法自然不可依舊。為達成提升學生基本能力的目標，教師需充實一般教育學科的文化回應教學，以及各學科的教學專業（課文重點掌握、閱讀教學、寫作教學、佈題、解題、多元評量、英語聽說練習等）。而為了達成讓原住民學生具有原住民靈魂的目標，教師們則需要充實原住民族文化素養以進行民族文化教學，以及與部落耆老協同教學所需的各種教學策略，以確保學生學習民族文化的成效。而這種種的專業成長必須由老師們付出教學以外的時間、精神與智慧來研習，所以也是一項非常不容易的任務。

實驗教育計畫的成功更需要時間的籌備

以上僅就民族教育實驗計畫中的二項重要任務說明其複雜與不易程度，設若再加上整體校務的負擔，更可見實施民族教育實驗計畫之不易。因此，筆者大聲呼籲不論教育行政單位、學校、教師們，務必認識何以需有一年籌備期來進行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成長，而不應在籌備的第一年即貿然進行所謂的試辦，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確保民族教育實驗計畫的成功。◆



博屋瑪國小文化指導員於田野中教導學生認識泰雅族植物與野菜。



陳枝烈

桃園市大園區人，1961年生。屏東大學（原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長期關心並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與實務，曾任屏東教育大學總務長、系主任、教育學院院長、屏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長、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校長。